史記內編卷十五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叙趙事見已死而知其生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援前引用語見病與繆公信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

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
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
叙虢事見死而能使之生
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
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

毋子喜方論證甚精

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音玩）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俞字）乃割皮解

姚切

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
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
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
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
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
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

羣驚愕狀如畫

羣驚喜悲交集如畫

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

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

扁鵲自論結

敘齊事見生能知其死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湊）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論斷結衍爲格言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

醫無尋工緣俗自名神哉

迴別

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幷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

根䟽在後

妙得人情

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
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北方女子乃慨慷如此

周悉得問意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應安受學鄭重辭恭甚

皆書名應有書無有

受讀解三字三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應有驗
應受學幾何歲
丁丑、疏何縣里人也何病何醫藥已病皆何如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生死、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

病原

不治

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脈貞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

病證 原 治 脈

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逿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

原

治

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
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
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
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
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
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
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

脈

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

言第當具共養適其意耳不當醫也

大戒

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大戒

真殺人不以刃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

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
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
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
於内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
内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
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

飲食下嗌輒不留何謂食粥豈素食粥耶然又何謂

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音洞）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

安穀也

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

濟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

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

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

此句有誤字

同法病內言與內病者同法也

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

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不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

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髪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黄姬兄黄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腰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

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
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
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
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
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
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
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

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復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

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

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

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脈、

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不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肢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内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生死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

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

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內、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

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
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
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
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
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
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
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

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
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
意不聞師慶爲善方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
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
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
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
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

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

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

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甞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

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如集中語
載耳非史氏
筆諸陋褻淫
惚忍自暴哉

遊梁亦無端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

文人類自負如此

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繆莫兜切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

癡心亾矣與
河東婦何異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亾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

信可恥賤甚不謂流蕩無行至[illegible]詞入不可薄哉

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

直富河趾

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樂得其誇小人哉

或問漢賦曰賈其楚之流

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

乎司馬其洪
之海乎然蕩
矣楊子悔之
大雅則謹

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
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
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
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
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
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
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
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山有土石東
西南北肎編

中疏實賦山卑

東主草東方草之所始萬也

東短無疏

南長有疏

南經高燥卑溼緯文法交變地勢而南多平衍故日

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瑌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葉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蘭秋蘭本草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司馬彪云穹窮似藁本郭璞曰今歷陽呼為江離江離麋蕪諸蔗猼且諸蔗甘柘也猼且蘘荷也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蔪苞荔薛莎青

陽汁氣之所衍也汪氣之止山氣之限

西短有蹏

北又長有蹏

北樹所生蹏獸樹所芘也

遠物性如此

此上俱言可儀之地下陳

蘋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菰蘆菴閭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犬者數十圍卵生子有一二斛瓮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郭璞曰楩杷也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窮奇獌狿於是

出獵之事

獵先狡獸防傷噬也用車騎弓弩以練武

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嘷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之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司馬彪云、案轡而行、得節、故曰案節、即陵狡獸、轔邛邛、蹷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淒浰力詰反、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

傍荒色荒

賦女果

射飛用輕弓矢以示巧

賦水游之觀

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音劇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司馬彪云、徼遮也、谻倦也、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卹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噏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僊之仿佛、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徼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

孫評水獵

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

曲折盡意

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

張

忽收妙

照應妙

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音齗）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

子虛先山無
是公先水
遠外
敘天子上林
東西南北極
際方外齊楚
信耶小矣
近內

彊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案張揖云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

先賦水、水之極觀備矣

水之縈抱

水之闗軸

縣北、八川分流、則從涇渭灞滻豐鎬潦潏、潘岳云、涇渭灞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沛拜反、滭浡滵汩、渾測泌瀄、横流逆折、轉騰潎洌、澎濞沆溉、正義曰、澎、音彭反、濞、音祕反、沆胡朗反、溉胡代反、穹隆雲撓、蜿瀘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

原云水蟲

原云水珍

原云水鳥

瀺灂霣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
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
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
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離鰅鰫鰬魠徐廣曰鰅音娛
鰬音虔魠音託禺禺鱋魶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
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黃碝
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旰叢積乎其中鴻鵠鷫
鴇鴐鵝鸀鳿正義曰鸀鳿燭玉二音鵁鶄䴉目煩鶩鷛鸈徐廣曰煩

餘波　賦山　山之形來　山之勢止

鷩一作番鱵音鱅、鸕音容、鱵斟鶍鴆鸕、群浮乎其上、沉淫泛濫、隨風
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
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峩、正義曰、巃力孔反、嵸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深
林鉅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音遲甗錡、摧
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郭璞云、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阜陵別隝、崴鬼嵔瘣、丘墟崫礨、正義曰、崫口忽反、礨力罪反、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沆溶淫鬻、散渙
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

山草

原云形容閎遲之狀

東西短

藆蕪雜以流夷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枝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曖苾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

原云宮館

原云珍寶

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虯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圄燕於閒觀，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磼礏，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璸斒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閒。鼂綵琬琰，和氏

原云果實

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㮈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棣、榙樑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檘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阬衡閜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容蕭參、旖旎從風、瀏莅芔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

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
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蝚螹胡縠
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
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間牢落陸
離爛曼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
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
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隱天
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
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
被豳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陵赴險、
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羂騕褭、射
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
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
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

原云乘輿遊歷

原云观校得獲

獸、轄白虎、捷狡兎、軼赤電、遺光耀、追惟物、出宇宙、彎繁弱、蒲白羽、射游梟、櫟蜚虡、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飇、乘虛無、與神俱、轔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鷖鳥、捎鳳凰、捷鴛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獠者之所得獲、

原云宴飲
原云声樂

觀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與其窮極倦谻驚憚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

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姣冶嫺都靚莊刻飭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戌削媥姺徽徲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亾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

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

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

圓轉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

束過

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姚切

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何等勢利能令人情變易如此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埒司馬長卿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

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

相如直無識、叙蜀父老乃至論而自稱、乃汗漫不法不可以爲訓、故知爲侮人之言

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

淩駕

與洪水事不類

聞巳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隁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吾誰欺

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
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
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
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
沬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
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

答辭恢揚然獨逢主欲而揚之罪不容於誅

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

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書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峩、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兮谽谺、汨淢噏習以永逝兮、

注平皋之廣衍、覿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

如以爲前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攙搶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虬之

旹言用諸妖星爲幡竿旄髾以爲諷也亦以帝信方士言得僊以脹攙故

賦次申諸赳螑輵轄搖首吐舌之狀極夭蟜不度不齊之態言難行也

從諸神以游

蛐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踴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陸離而

世可不死二帝先爲之矣崇山九疑之墓胡爲哉亦諷之一

歷四極以爲游

三

後潏湟廝征北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偏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

數語風意尤明獨立寥廓吾何行如之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屛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

武帝平生希冀不可得者乃言之如此

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循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

嗟夫棄其人
乃終愛其書

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

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會始會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于二

終都攸卒言歸於有終未有至今存者也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
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
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
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
陜游原迴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
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
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

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
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
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
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
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

譔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
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
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
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
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
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
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

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
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
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
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
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
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

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巳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詳味班書此贊云司馬遷有言則春秋而下至令德一也乃子長平日之言班引以贊長卿耳故其下有楊雄云云乃知此篇本史記所無妄庸見本贊有司馬云云牽入史記後世蒙之遂謂爲子長書耳